



續考舊卷十一

殉難富公之二

前督師馮公諱京第字蹟仲學者稱為軍谿先生慈黠

人也馮氏于黠上門滑推第一公之曾祖莊顯先生受業

王文成公之門誦學以靜坐養心為宗由致遠遷密公少

負奇才下筆數千言諸父都御史元彪兵部尚書元彪世

所稱大小馮君東林之巨子也公內承二父之教出則師事

戴山濬浦兩先生退而與復社諸名士上下只議論四方士

子亦渴大小馮君必先登公之重公為之次第又安諸而甲
 口至以進之二父之前美有失者而公之學亦以是日益進都御
 史授津門有祥子嶽却敵功公豫其勞毅宗錄之尚未及用
 公將從津門大兵屯田募勇士于脫粟金復等地自成一旅以
 為神京捍衛之需其時聖荒已數十頃而北都止南都奄
 禍大你公不復入南中乃遊于南而南都又亡南入手唐王
 稱制公上中具恢復十二論各對慷慨聲徹殿陛思文大奇
 以才授職方主事已而改監察御史按浙南入浙而浙亦陷

圍公隨亡公集慈水諸大侯將死兵而為大兵所捕乃跳身入
 翁州翁州為威虜侯英矧節守浙東之未入版圖者也是時
 大兵雖定江南而吳中豪杰出沒太湖端以翁州為外援高書
 陳公子就第說松江提督吳勝此身物而以名書告翁州以
 得一軍應之矧卿亮不以此往官平伯強名振时在石浦與公善
 公勸之行乃刻矧以往至崇祿颶風暴舟沈侍郎廷行死之
 公等皆被執中途逃物外而松江以失期事淺俱被戮
 矧卿亦志在自守而名振之軍老喪公鬱之無可計者乃

至日本已師初日本之議發于平夷侯國崔芝崔之少時
往來日本與撒斯瑪王善日本三十六島東京為國王女
下一島如有一王而國王以大將軍當國總制三十六島撒
斯瑪于諸島中最強與大將軍打首尾崔芝以水軍都
督副斌卿守之為物目遣人請于撒師瑪王得乞師于大將
軍已許之矣鶴芝刻期遣使而越中兵部尚書余公煌以
書止之曰恐為吳氏之續也崔芝不悻而止及入閩自遣吳
義子以安昌王至日本乞師不為要領而還于是公日責讓

斌卿以不用崔芝之言願得身往日本以成要約斌卿乃使

火弟孝卿副公以往至長崎會日本方與厥羅巴國相難

解嚴不能登陸初厥羅巴國行教于日本乃使以天主像往日本
倭佛相暗圖日本日本覺之乃共殺其行教者生

埋土中輒焚船于島口陳家河焚之刺天主像于通衢必踐踏之于是厥羅巴復仇攻日本日本請和而未解
公于舟中經

服且孺且哭凡十有餘日不介旦暮日本之人初見而哭已而

泣已而旁皇不能言會國王遣人巡視見之取公血書以告撒斯

瑪王問長崎王之拒公曰中國喪禮我不能援而使大臣哭于

身境不恥乎是當援之乃言之于大將軍議發各島罪

人以此公先述由者卿以侯命日本自寬永享國三十餘年
承平已久長言兵革又聞女國取者中國登科傳錄使臣

之來無科甲大臣以為輕之嗚呼有以三百年天下半為甲

科諸臣把持及只亡也而侈談經義之後大方力言不汲積習

流傳遂浸淫于海外以科甲空實極則可謂為長歎者也

孝卿况少由長崎者請多良妓

妓皆居大宅至堅格以後慢不為私室夜懸琉璃窗甚慧以行樂

者卿忘只為己師而身者日久甜淫見雅于外國于是發師

之意遂益荒但放此武錢數十萬以取聘

日本於洪武年于庫而不用武是以充聘幣

公况乞師不得又奏姓卿今以牙兵西畧字從名三府合都

之董洽事老字華誠方夏楊推官文請以帛書連衡李侍

御長祥王既方朔而於侯富州之師在之已再請于姓卿而不

得乃若公公大喜強種卿師從校國入而是百為夫已氏

所告城中者備長祥卿志字侯亡去夏等死斌卿遂引還

公益驚之不憚乃之湖州時太湖尚未靖而公起兵于天目

山中大獲物如烏程諸縣尋敗沒物四明乃募溪上義渡與

王師方朔合軍守杜寨大兵以圍練兵破之時方走天台公

遷山中賊方以天名之軍至今以旅去復合軍守之時成子
 之冬也明年監國自閩中至健跪告使曹公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是冬再乞師于日卒不得下者注還復與王
 方合營于西山之迴風洞中初公以華蓋鞠城之紅利奪大
 索大史遂以只事問
 世祖系皇帝詔拘其家屬以招之公急遣壯士入意取室
 已不及孫枝秀也招公不至
 詔取家屬羈之京公太夫人尹氏年高夫人葉氏固有徒燕

之報微言勸以自裁毫不甚省夫人時曰婦事不當能
 命于始至今日誰守此小孫矣夜半投函不死血洩之下強
 起縊而死大帥又戰公子欲以脅公公仍不至太夫人遂徙轉

以道卒又得改寄妾于他家令作書招公妾曰歎而斷書不可
 作即作亦保公不降也公自是每日東望臨河而泣必繼以血於
 自是性折辱御下漸酷公本儒者將畧北以長又仇直鼻
 岸頗以門第自重雖以將如斌知名振掌以強視之山寨
 諸洞主盡茂如也或勸以方當表亂宜畧去資地相與請布

衣昆弟之歡以收群力公亦是言而不能用每与诸洞王議事
 多法不合刘侗條仰天良久裂眦拔劍斬案而祀特曰呼為馮
 斬案著戶部字論呼曰靖仲之名可矜而目重瞳受病良可
 惜請學未導之害也于是諸洞王各有於殺者公自喪太夫
 人矢志茹素不近腰妾與士卒同甘苦每日再食惟苦寒則
 解衣于旁自裹片絮傲冷暴雪中臥能憚其威而心懷
 其惠時分州以彈丸之地強強自稱以國政以日偷苟者以山
 寨故特角也而山寨諸洞王多伏莽其志為國者亦惟

王分洞王今江與公三人而已嘗圖再加公兵部右侍郎兼及
 如故公憑依空山傍大兵乃餘戰雖其成績甚亦屬挫大兵
 庚寅大兵以為收取分州必先沈山寨則莫敢乘吾之隙十

一月十一日以重兵扼大崗其南由奉化其北由竹地連營三十
 餘里四入搜諸寨公之麾下王昇最為親將其人狡惡時
 伍公名飲餉時中飽之數月前已與大兵納幣而公不知也大兵
 入山訪寨瓦解二王亦航海以避軍鋒公候昇言以為無虞乃
 移營杖錫之灌頂寺時公甚病或告以當急走昇後過之翌

日引大兵至十三日賊見大師則已委頓骨立矣及至帳中歎
 出而起挺立不屈鞭笞雨下掠之乃扑于地時從公赴難者都
 督陸元而下尚云十人昨日行刑乃交解之以刀共剗其心醜之
 為憂善報積年播兵之恨也而卒人送公者乃涉危遂臬
 公首拋公背大師部下卒願得公一肩一臂食之許多因
 負以去善公醫藥之俄久也郵之義士道是卒得肩臂招
 魂葬于鄆城北之馬公揚陸元何南人也山寨攻平翁州遂
 陷蓋自甲乙以來殉節諸公雖少未有如公之慘者願叙功以誌上

詔以王昇反累不忠伏誅乃知

聖難之于公雖殺之而未嘗不憐之也故以醜死則諸帥之以為

也嗚呼公雖受天之禍生嬰慘死而有妻有子有妾有妾有妾死者

五十人又有負公遺骸之卒則亦是以死公矣豈況公生平大略

極似魯之劉琨女忠同女屬歟屬起同女家難同而女于取

中暗于知人必同出要之其志可哀其節不可沒也公詩著浮

海記一卷其自叙亡師之事也蘭易一卷菊小正一卷托名于

魯之庶易宗之陶潛詩以訴其憤懣不平之氣今皆存存

草就集別敬佚不完初都御史兄弟以不自殉此都之難思
得一當以抗國而馬阮方用事悒以死臨終時沒公曰吾兄
弟未竟之志汝與沛祖成之沛祖者都御史少弟也公以爲
戰死不負其父兄而馮氏遂中節矣

馮公少遊學于節臺陸翁諸先生之襟襟也及國難而

後軍府在節之西山故列之寓公予嘗為公表墓而

錄之不更作傳

識舌詩

不幸好辨矢口以直指兒畫素吹夷虛蹶遲只旌鋒連柱坐宮
何而改之為模稜尺

不幸好談清言于眉玉細唾各輾疾驅塵尾松枝奪人自娛
何以改之為子家奴

不幸好哭途窮歧歧徘徊一慟賦而後馳何以善笑面破鞞皮
何而解頤

不幸好罵輔以白眼示劍戟為禍不淺何以尊使承顏忍澆

及即祿善中書外京子大至計補木西三好也生先成即終

尚抱我舌布生抵寔孔子大聖力取木訥三復白圭斯為明哲
東公滿言自昨血濺雙敦刑兒引錐刺子中散獄中出憂志
惘使口如鼻止宜飲氣使口如足計至縮：使口如瓶何言可
註郊更禮未轉信審笑遷固李杜皇：大篇綴名膠連
繁蕪至賢何以師我日磨甃堅

宗忠簡公墓

李綱初羅岳飛少懷汝長城天詔何不夢家山狗白骨空招
魂魄逐黃河鷓鴣春恨年：早松柏陰風夜：多死多九

原性裂眼小如廷已議求和

寄李研齋

在昔慚温嶠于今恨趙苞國仇共家難却逐礪灘激

公二妾以工詩次被掣大帥道其致書于公乃各口占一韻解

獄：白寄公予從：解州化碧錄抄得：今又失檢

考李供奉手長河際三長元心契之東海遊今孺者法也道者法
黃老官商之術以主霸自命見詩人報岳之而只是人未主報
與先生論法極傾倒山道見之六徽痛罵不置至三人交相公

此并交續勇三島稱莫遂先生又因此與邦忠敏公子班孫兄弟善以英淡淡生者藏書日日益先生于酒色有沉癖一日之間非淫不甘批技不履禮法之士溪惡之惟祁氏兄弟竭力資給之每先生之輒為置酒呼技而未法錢陳洪公左右之久之先生又遠死士致書延平沿海道甚易南風三日而直抵京口已亥夏延平如女言於下金陵已而退軍先生復匿道苗法尚書法人焦湖以固再舉于是復有利章之捕續勇以兼金賄吏以稍解矣亦有孔在父者漫延平軍亦有訪

求于續勇不廢并怒先生以費蠟書首之先生方飯于祁氏邏者粹玉被執至錢唐與續勇俱不屈死妻子畏沒班孫亦以是遠戍初諸子之破產結家也士稚首以是傾家近道救之得去獄而近道竟以渡江遇盜而死已亥之後三島亦以憂憤死真以治白骨同歸者矣先生死山陰李達楊遷徑祀女表其力以是遠戍錢唐孫沼卒賻先生骨葬之南屏其後改葬于雲隱石人峯下勒石曰雪竇山人之墓鄞人墓在湖上者楊姓方父孫因以是年死而次年法尚書蒼水

公英高節人呼曰三忠之墓先生之居于其上為晉時二沈高
士故山有息賢堂因石父集曰息賢堂集自言火前乃劉公
幹也粵人屈大均不可一世狂心折先生之詩書曰平生梁雪
實是我最知音一自斯人死三年不鼓琴是矣大均善堂母
洪先生家勸云

六時士者丙丁而後吳越以指名也吳越之志士極多而
其中最奇者為此山人雪竇山人別無字之字公字予
堂志雪竇墓印錄之

徐居翁山曰雪竇平生以死國自許嘗有句云人生壽命
遠近在天汝更何必求也後又嘗誦司馬遷之言曰匹夫慕
義何求不勉其志若此

恍惚歌

怪序不示卑勢動鷹不立重校豪志徒步言物耻就御里小兒
歲暮遠遊此嶠嶠二稚子

吾東發後書蒙敘廷恩澤兼祖宗以還世有老人為
清白吏不願居貽異姓自甘窮餓母生于富族雖未

知大義 願晚侍 身中柳 固當免 勉同心 但哀汝 等推
小多知 罹此困 悴按頂 摩挲言 願涕零 語云 衆巢
之下 豈有完 卵理 豈自然 夫何足 怪身 陶潛 系出長
沙為 粵士 取事 二姓 屢任 歲出 往之 亡食 滯者 五
不以為 怨堪 為 汝 著 標 極 也 歲 暮 冰 雪 無 將

行矣國惟二兒勉焉

遙向 虎嶽 秀 於 臥 秀 嶺 頂 瀑布 在 九天 岩 樹 啼 猿 冷 道 遙
叩 东 林 賦 玄 美 溪 省 持 荷 蒲 帆 渡 僕 只 駕 已 整 出 門 沒 入

門行 止 忘 俄 次 紅 日 叩 海 山 白 雲 生 湘 嶺 把 袂 佇 西 風 珠 淚 雙
雙 迸

張尚書對任

老 眼 摩 還 黑 燈 花 撒 掃 紅 韶 表 對 寒 酒 灌 亦 下 悲 風 誅 項 思
提 劍 興 周 憶 夢 愁 淫 亦 亦 大 事 誰 殺 是 英 雄

心在另作傳 神道碑載在鮑塘亭初集今錄不錄

前居公出此碑重八限非日自非於與六子名也

揮手吻鴻波已垂風塵依舊兩芒鞋人居間亦非佳境事到
難吐且放懷筆浪吳亡我越絕何妨弄怪說香話孤踪打覺
支維甚一任蒼苔自土階

張鏡淵太傅韻

梅花笈度欲平春惆悵曉雲只遠臣海國尚留棠版舊山家
猛見柳條新三年喘雪双蓬鬢為里乘風七尺身較有老臣

遲劍履石象端笏對楓宸

分洲行 壬辰

自送錢塘悲清謁金榜之栖多銀翮南亦万户古湖州居此

天塹身碍石馬在表就似列屏蛟螭不敢波間鳴帟帳爭如

秦婦女魚旒半是漢公卿五六年間風雲安帝子南巡同宮殿

由來澤國仗樓船烏鬼漁人却不賤重怯月闕外徑秋 來飲

馬滄海流共言滄海難死越况南北馬非南舟亦東風三典 兒

便一夜經帆在奔電南軍鼓死將軍擒從此兩軍罷水戰孤峰

同警早登陣第騎塵城之收夷砲声如雷天如雨城改甲士
防瘴瘴雲梯万道凌霄起回歎援師苦樓蟻累瘴奮呼外宅
兒誓死痛哭良家子斯时帝子在行间吳松渡口凱歌旋谁知
勝負事常勞明於同已破 固又同卷戰戈旋例圍城羊
塗肝腦忠臣老矣伯夷山義士志劍田橫島亦有人自重國本
向予細說令人哀淋塗玉葉填瘡井甲第珠璣掩劫灰而今

人民已况廓獨蹙蹙弔字復南土花新健透鏃矣石苔
早繡鉄新绿鳴呼向誰撲驅鉄柄禱翻令漢土剪就荒史

得一劍掃天狼重酌樽收慰國觴

揚芳生以徐國公高弟浮海來晤于京願爰贈一序

揚生美髯白接羅來自重河映少微自言年少曾向青南

州高士則我師南州迢迢不可極且去杖藜乘山色永嘉山林

稀妙絕君狂掉以噴耳食吹疑雁宕搗紅楊復怪龍湫剪蛟

循着履扶筇何太苦丹崖翠嶂狂狂招石人拉馬惟拉骨君

今我山但瘦笏相君胸中自有五嶺十二峰共用嶠舞空死乞

定兀揚生能活後能棋活二不辨雲際棋心不不雄雌左手一

揮右一危撤其大喙涉兵旅
穰駭君恃此覓封侯男兒豈肯長
羶鍊君家子雲太糊塗那
曉春陵赤伏符今君不向玄亭坐
豈勝當年莽大夫

師次關山甲午

長江如練遶南垂古樹平沙天
整竒六代山川愁鎖鑰十年
父老望旌旆陣寒席夜寒雲
淨帆影如梁赤日移英岼

喜收報笑語將毋後后怨王師

重登秦江天祀宮

群山依舊枕瀟洲夙雨蕭蕭
五雜暮秋梅蕊經寒香更遠
松枝常曉却還苗荒祠古瓦
與止殿絕壁迴波曲折流身
世已徑飄泊甚如何海外有浮鷗

歲在戊戌余行年三九矣按時感事遂以名篇

人生可歲如得石我年今三十九
猶憶中原骨赤風結束辭家
歲在百銀魚帶掛鉄襦襜金馬
常怨玉七首江東霰氣歎
蕭條純鉤繡澁沉槍朽縱橫
鼓布浪死書突九星槎莽犯
斗風雲縮胸帝應嗔日月膏
盲先六吼丈夫意氣豈勛名

何況又孳等易狗頭顱如許可奈何
慨悲歌還自詎太史
公半馬走鯨涎鮫沫日擗眉序符
龍節憑誰手擲掄鏖鼓里
中完纍纍之矣空齎佩肘節礪
山河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若英雄多妙年陰中死之
不先後如彼南陽鄧仲華
井陽獨
西重臺有其人
次眉尚免
吐之微軀真敵
弔古今何代
字廣興
雌伏雄死
更某之上不為
富春澤畔羊裘
寫下不為
山中宰相
天子友不見
諸侯原上
衣冠為微士
門前柳絮
談出
交西
年憑
鞚
獨
千秋
嘆
嗚
口莫
論
兵
且飲
汪
今
人
爭
羨
在
人賢
後
人
亦
羨
今
人
否

復屯林門

十年兵甲滿滄洲
此日迴戈又上游
人去鹿場仍舊跡
秋高蟹浦足
表著空山卧犬声
如豹失踪窮黎狀
似鳩自笑經營何
太拙
誤將島嶼作孤州

八月辭職擬絕命詞

義憤催橫二十年
豈知位在于廟祠
江空繫嚴光釣震澤
難回危蕩船
生比鴻毛
枉負國死
當碧血
支天忠貞自是

孤臣事敬望千秋信史傳

國亡家破以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双怒于化墓孔坤半

壁岳家祠慚收素手分三席程為丹心借一技他日素軍东

浙越怒涛豈必房鴻羨

終命詞

我年四十五復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苟事畢

余續考舊卷十三

余計壬午至壬寅諸忠詩

李宝慶振挺

用江都志長

張秀才 楫

錢植 討肅範

附东錢湖樵夫

李宝慶振挺

謝行人于室

徐錦 衣碧膚

杜秀才懋俊

任太常斗墟

王節 懸借爵

趙秀才景麟

李儀 郭 桐

全侍 御美用

謝行人于室

王節愍備爵

周江都志畏

趙秀才景麟

張秀才

任太常斗墟

金侍御美雨

徐錦衣起睿字至思少負才任氣喜為俠烈之行眉如稜目如顰

尤嗜擊劍卧起常佩之旁通琴書篆刻陸傳諸技功補諸

生累試不售時對酒高歌輒嘆曰天生徐某何為也之羊間

而使寇敵交訖也則拔劍起舞舞漫罵座上貴人以劍擬之貴

人皆膝席矣敢忤視或跪而去於是遂去或遠之也每視人

過輒苦口泣下以方正又如此况文體一日忽埋故佩劍推酒

床裂琴衣前髮師事徑山浮屠馬嶠則又用靜寡言粥

以真道者釋名弘節字近公閉居延慶寺中錮其口飲食俱自

實入其孺人亦受佛法甲申之難哭七日夜不絕聲而曰江南

半壁我高皇帝此其地建邦之業犹可望也則又閉關如初踰年
南却至陷州破函出握以埋劍夾以双斧冠鶡冠衣錦錦衣
大聲如雷趨錢督師營道出周太守元懋家元懋忘日公橫刀
長揖曰介者之士不復為苟先人仆拜飲淡飲我酒酒至則
連舉三斗遂去督師故其公同社亟引見于學園因向臥需
竹官方得稱手對曰臣請以布衣居肅樂幕入恭帟帳出捍
軍旅不必信也監國奇之授以錦衣衛指揮不拜自稱白衣參
軍將江上諸營首鼠互起視望則又罵曰今日焚舟者進身可

一逞碩道遠坐老以自困于每江上雜兵則去立矢石間以先衆
諸營目笑焉一日晨起則佩劍集于麾下乃去屠牛饗之諭
以大義乃去而唯之而注徑自东岸渡江直為西岸大兵以為游
騎不以為意以遺收禦之則奮劍直前掩殺區半城上乃亟出
銳師為徒且戰且擁而公忽陷泥淖中道被執論之降則罵大
兵怒劓其腹實以羊懸之江門監國聞之表悼命以原官加贈
都督父子世世為指揮而招魂以葬之乃去見公之死而無降者公
之去也督師力止之曰軍行必善後徒徒入序口善蓋也公曰信陵

君以賓客赴秦軍豈敢若秦何亦各申其志也其以觸威而
 死以愧諸管之賦活人者至是督師哭之曰嗚呼果見其去而不
 見其入也公初同遼潘日戲而河內漢嘆息以為國必亡公自雕
 一私印曰復收至是竟死而雪嶠之同堂于徑山也從之者二千
 碩未名付法者最得江西黃公端伯曰可矣印付之及公去後曰
 某或端伯之亞也雪嶠相對而嘆公付之時稱為雙龍兵說者嘆
 雪嶠之為冰鑑也嗚呼公之志則烈矣此吾見督師集中有和
 聖思軍中詩則其時公為右親也君父昆誰兼顧但公以環堵書

生未嘗受國恩而必棄其親以從軍斯亦不孝少正是時如彤菴
 翠溪蒼水思農楚石及管江諸社皆以薦也之親因抗節而有
 泣不飲揆之聖賢之教此不必其然斯論世者所當知也然而大節
 如諸公豈不可派沒矣 年詩

杜秀才懋俊字英侯世居如東之管江 傳在鮑琦亭內集第八卷其傳

李儀部 桐字宗海一字常養鄒人前兵部尚書諱忠毅權之從弟

也崇禎丁丑進士釋褐知廣東潮陽縣順治丁亥兵部尚書

子之禍以時移家遠老益多孫其謀者及為降仲夫已氏計告

五君子被繫降伸請女宥曰盛城士大夫仇我矣當一網盡之
于是復使女宥上受次年人日訪名捕乃得人而報取都御史
高公斗擬與公為之渠大訊于抗北里中諸義士尚多取其指
數為金救之其難浮解方事之殷同獄思留身以存為者不
不為遜詞以對情獨高李二公誓死嘿不出一語死以高公漢
曰幸脫席口之中托物取及也淪者以得當此大厄強項不屈
而卒得不死以為大慶而李公曰吾前此不於墮黑阱中身今
得見白日而死可矣于是閉氣絕粒數日卒死之家人尚遺言

張目不答高公嘆曰吾愧之也去時以二月十七日也得年二十
有二卒知潯陽知有急政時思宗課吏急特為頒下四條曰修
城隍具器械廣積粟士卒公課以最暇日重修節吏部文
丞叔借詞更築亭于東山以觴師之地署曰水許取岳坡水則
詳於之方也尤喜得士游之生徒爭師之陳文忠公于北廣之南
海知人也為分座主以遺其上庸師之直取使者存之於思宗名
見贈以白金且用為佾事中御史會歲輔被兵守金多死宣興
當國請以請親吏有斡力者暫承其乏或曰首揆恐親吏入甚

省春只陰移故外之公得永清路永清再被兵村在蕭然居
民流轉公還室如集食不下咽漢公沙作入境以比之元佳春
陵之遠在官十月宜兵獲罪公等得召還再入對議用為佞事
中而三月十九之受作問國南物福王之立貴陽當國政以賄成
遠人從公索烙不得乃令浙之直指任大成疏糾分叙入之公等爰
書以事去沙攝而止公曰吾求源于先帝已身卧家不出踰年
而江上師起以召召為儀部主事尋復出又二年而及雞鳴呼
公膏可以事死之際亦豈不難排徊事業以為汝圖其以名者

再辱其身以辱國故決計求死以免王災年之慘之不可不語
之志士也哉公之死也者子文胤心囚蛟囚馬樞六十餘日不

同有如文王已孀居傾家為父而前御史未人曹深方在杭為
助飲事同里系泰以只喪悔及文胤得脫而公樞至矣家人出
公獄中泣衣毛耗其毛寸之血痕痕籍是社文胤再下府獄
竟以不死其後風節甚高浙東稱為早聖先生者也葬公于

東昇之省裏其人即氏文五年二十其夫溺于江慟哭三日確
身入水屍泛江面浮出次喪父刺殺為比即角上稱為梵淨禪師

者也又八十年曾孫世法勒石墓上而予為之次其畧 古詩

張秀才棟字崇孫四峯七歲能作大書稍長工文調為人恂恂其物
無忤家矣同產兄梗地析居先生每至必緩急成米數升或紫一
相漢旬之中更僕難計欣善飲任雖囊中困甚弗為止碎即
陶然而附實每過之數有改語見其方碎則坐待之久而未理或
至強日其坦平如此金園難作日以之尋方改易手服之令閑
戶坐室中取床以任狹約地睡遠來而志復索任飲之連舉
杯石能自摩只頰而嘆曰彼曲局者惡可以兵之手乃往灶下

得炭滿甕和以木屑置床下焚之投身其上覆以重衾時方寒
暑俄頃汗力快盈而飽家人昇戶而出則遺傍已紺色矣嗚呼
改易手服與經之制也違制而自甘于逆天至殺其身以逆之于
義則固法其志可原矣彼火中我尚者以好名而死者若先生之死
更無孺于此也殆初朝政治獨行之士者耶吾里中以剛難死者趙
秀才天生為最世傳天生之死在末多辨公予始考而正之先
生則竟罕有知之者悲夫 三傳

錢檢討肅範字錫九字箕仲忠介第五弟也受經于忠介尤工
書忠介起兵官其弟之選軍者並受監紀忠介並不受江干失
守洛選忠介浮海而尔時監國洪皓被誅授文字忠介多以屬
之檢討已而忠介請置史官以紀起居為國學思理即存入體忠
介之卒也因閩部劍中藻與鄭彩爭忠介平之而不得彩反以
此為憾忠介憂悽疾動遂絕菜餌而卒諸子弟成脂肉或之
瑞或或往南洲即未去者亦迤地秦川長水之間忠介命之而檢
討獨與仲兄侍御未去或問之答曰止者救國行者全宗不私

情也中藻方守福安遣人來迎時大兵甚平閩地僅存福安寧
德二州指日受師矣朋輩勸檢討等往而毅然赴之中藻泰
義兵科未發侍御不出募兵而長圍回合助城守凡六月累
與大兵戰輒勝而援絕道梗大兵乃屯于耶不復附城而專
待文叔來侍御遣人進博入見檢討沒書曰吾兵猶足以一戰
但糧腹枕戈勢為詎久博中望援以刻為柴南向生羊死鹿起
營此援兵來也聞風聲雀喉沿此援兵來也如此又有日笑而卒
疾也其惟以一死待之而已博陷望石屏山嘆曰此宗少帝入海

交也賦絕命詞授環兵至被執不屈女僕張夢年僅二十而
亦嗚呼裏馬革以從兄可謂死遂其志者矣福安之贈也滿休
並敬莫移言檢討之允故忠介之英于英彙劉大學士沂春徐
都御史學遠作碑誄防不及檢討事已而有焦甲者言檢討允
甚悲甚豈在園城中就見者也于是林太常出對馬兵部字春
為作傳附之忠介傳汝檢討生于天啓辛酉三月三日幼于順治
己丑四月十三日年二十九歲孺人所氏先卒年子踰三十七年
有游僧至鄞冒稱檢討送物錢氏女私屬叩之語不符詐窮

而遁侍御為文以辨其事于是忠介嗣子瀆恭現行招魂之
札合英檢討于忻孺人之兆而乞于文以表墓且曰諱慎因偽
僧之欺致仲父大節有晦故身嗚呼檢討之正氣旁魄于
重漢不待李贄之傳而汝白許遠之誣只聊以備明史世表之
恭稽則未以是補身矣待

附東錢湖樵夫 詩傳俱失

今也何能令... 後錄兵士... 沈太僕先文

沈太僕先文... 沈太僕先文... 沈太僕先文

沈太僕先文... 沈太僕先文... 沈太僕先文

侯考獲卷十の

沈太僕先文

陳光祿士京

沈太僕先文

臣仰陳光祿在鼓浪嶼則瀕海矣沈太僕在諸羅則海

內地陳光祿在鼓浪嶼則瀕海矣沈太僕在諸羅則海

內地陳光祿在鼓浪嶼則瀕海矣沈太僕在諸羅則海

內地陳光祿在鼓浪嶼則瀕海矣沈太僕在諸羅則海

內地陳光祿在鼓浪嶼則瀕海矣沈太僕在諸羅則海

今合陈沈二公为一卷

陈光禄士京字希夷一字佛庄其先世存存化之朱氏昭而速都

改姓陈视察大章其宗老之歿者也 傳載鮑琦亭集并不錄

予求公之集二十餘年清陈考老凋泐莫能言公事者最

後以公唱宗一集于老及著疑愚不勝狂喜尚属公

之手筆也世名人温屠臨言嘗見公海年謬則天地間

或尚有只是存予日中之

新詩集 公羈縲海外二十餘年投骨不返志節可感天地而吾

意下 節前望 此林至道之者亦出之怪事惟是李野修

如國政府誌勇為公立傳而令人畧之又獻之佚良可耻矣

懣自酌刀法 國誌勇為公立傳而令人畧之又獻之佚良可耻矣

我有寶刀日流血拍處流星橫捲雪石亦可刻玉可切天房虛星

到女穴昨夜時命速馳馳用之割愁而不裂豪歌斫地声嗚咽

西風夕吹鳴鴉呼嗟此刀若不速竟夜寒也猛是豪也隨

十年不憚勞栖風積雨死寒清吐花五色終難韜我且醉之十

斛醵白虹吸浪刀既駒

烟不香厨奉绿籍犬不鸣树猿哭可食者巖山已重可採者
秀野如沐舊年白骨生矣邱今年出魂溢鬼錄昊天之日
成珠雨滿當今飢饉區

近事

驚見山前虎闕雄轟雷夜去喇天風一區高自希男土九庙何
时返大令海家煙霏随去住漁軒暮笠任西东诸公谁足除三
患可有時人周委同

年系

年身種植海之濱培土东山不嫌歟
梅似有心春速时祗向影淡眉别
我後咸知是淨子音人

事

取次宜作卷亭竹欄負曲竹方櫺未浚莫得湘江绿也道分
將解去去朱戶谁家情泣鬼烽烟冷未嘆死莹荷闲止恰山中
飯擊水為溪月入瓶

送客江干秋意遠
高臺楓葉落山連
馬嘶樹動風西去
日在波心漲北還
我恨何難若忘書
傳古便但年三子
却鐘敲吞

庚日翻江中華易化

通人

通人歲月胸中長
世外居停祇自商
契不因人三伏日
寒其奈

我五更霖霁雖山
鳥衣添羽種子池
魚夜宿村但保此
山玉魏

吾八十橋巾羨蒙

志可襟懷

中秋夜月月未來
酒隨燈冷有限杯
花雨務收亮星珠
白海水明

以天暮雨仰一鉤
在岩石挂我万憂
还砌確君不見此
月亦奇

亦不偶十年前岳
湖上友此時入我
水定攜笑索飽一
片任于今

海上風波靜只我
居清且白首哀此
白毛半万多生死
共之寧

相守不信魚沈六
我仇獲我情珠巨
如斗此珠不賣價
不言情

以與人下妍魏

古今雜錄

山林別自饒天地
樵牧何須受姓名
但使白雲是我好
飢寒堅香

保身自為天出野如可感

老古橫鞞送壯士年車東園覽書生大鵬長嘯思千里空奈春

風不送行

浮沈漫度乾坤危成敗何殊波沙過俯首十年不復事一回搔

首十長歌

待後待在上海上與蒼水張公並祿確伯看水之詩淵源華

天際一派直洋壯麗固不類上國之音公詩清雋派送寄寓

中妙送深憂而不困別具風調暢以政存焉茲遂不以與蒼水

沈太僕爭富也忠臣義士得共業殘之輩皆屬可寶正不以多富

使九論也公家詩派山人大勇同其先豫于沈屠七子之列

公族祖也世予不甚喜其詩鴻臚補公兄也東江亦勇以先

祿名不赴其集最富也予亦不甚喜要不如公詩之存也

沈太僕爭富也忠臣義士得共業殘之輩皆屬可寶正不以多富

使九論也公家詩派山人大勇同其先豫于沈屠七子之列

公族祖也世予不甚喜其詩鴻臚補公兄也東江亦勇以先

祿名不赴其集最富也予亦不甚喜要不如公詩之存也

保老生

老古我朝程莊士年事不同如光緒廿九年...

風不送行

沈沈漫度化神名成以何深...

首一辭...

...

...

...

沈太僕先文字通一字斯卷我以為文恭公之後非也或曰布政

使九疇...

借諸羅季大令麟光序公詩曰...

同是窮...

偏多...

曼幼老...

二賦...

贈七倫...

而衣藪及于衣是那每去火藏以和示得予能
後定父以惟予能知其人也幼嘗覽西京雜記載上
林命虞淵花木傳使人具虞橋蒲菊之威今所養
此詩備從前所方誌未者則是詩也即古國風矣烏
可以不傳

葛衣吟

永未時有羽南備者常衣葛衣余從兵去奔六只衣葛

此大對古今兩載一字誤查此詩或文卷之三則非力宜曰七

歲月復如漢中原起戰烽難連若日志未終一時踪故園河山遠
他仰出眼垂葛衣字救棄者逢魯家傭

貸米于人者

因是窮途因你客飽得烟雲煮得石但使清虛腹裡存詩瘦
偏多詩意祕也知詩瘦恰隨秋高我秋色入澹州蒼狗浮雲候
爰幼老我狂愚我自羞西山尚有中子在用全忠共性天爰乃克
二飯千載垂旅交寄親益增憤我來遊世如遊秦上下無交愧
烟光倘被屈曲看小賤何妨白日竟駟人駟人者流世豈敢不辨

笑邪反笑正大家勢利正營、誰向此中審究竟昨夜夢中惟
贈唐醒世拾得何物、人間世事尚難料如何天上獲在分威此
事誰思誰取本原何以思永好今日幼女固如何却之未嘗除皂帽
寄跡故人吟

憶自丙戌乘槎南來刷海式經年注宅或偶寄枝樓夏
漫中來與六時有百餘題聊聊混居諸戊子入粵以吟
多辛卯復身傍居海島登山向水靡不有詩尤喜步
和人韵雖印聲清溪覺感激時露今秋檢閱箇中頓

生愧悔不論問題記事悉付祖沈仲冬小室冷坐歌再
昔行飄泊情事机神數室何得第三海泊吟不禁
劫一步韵如哲三予未誤又面也錄六首之三

不道十餘年極苦若故時因人作事緩連我信天送我雁春秋
易滄桑日月遲為與鹿聘感且滯水之滯
大說暫本耳流曲可奈何驅羊防叱石返舍擬揮戈我耻先
施倦人同徧請多旅途宜自適快以當長歌

十四卷 烟寒島上滿落日鬼豪侵支命全虧骨色慙德在心徑荒陶

興凌袍冠范寒深起拜徒虛事頻年能始者

吳西甫忽以爲僧以東寧爲答

常流爲僧好君今始了緣果撒淨下只便悟當前但使身字

果世令世有權釋名原早定不是受虛圖予釋名 超光

不道十餘年...

...

...

...

醉後者舊卷十五

浮石三和尚之二

思南醉和尚前思南守用元懋

真和尚前通博合用昌全

附不了和尚前巢合王在祀

聖移物換之際逃于西竺者多矣然當其始也空身

年涉有所激而逃之及久之而忘之燈臺沈法漸失

我故其梨洲先生有云不甘爲異姓之臣乃甘爲異

性之子者也性吾仰浮石周氏披留者三通博佯狂以
元跋法朝和尚者也思南沈涵以元跋法醉和尚者也
顺德若身打力不入市肆以死跋法野和尚者也是三
分者真跋法有托以逝者而只在和尚中常为唐
五始而不愧孤臣笑思南跋法传歷使羊二卷乃少作
不遇只宗老録莊一派未敢同生面若只甲申後詩
僅存卷諸公止徑的極奇極極大厚冬境惜其録之
不得見也存此二見予筆矣通博三集

醉和尚前思南守用元懋字柱礎一字柱林文穆公右家子也以文
穆任累官南京右军都事在都郎中奉使蜀中物和贵州
思南府丁内艱物未赴 傳載鮑埒亭集并不録

先生手汝故其著述多散佚并其居官之善事其其乱汝
諸義侯之行其有狀載之而今不可得見此其大畧耳
辱諸公以止酒詩見規率尔奉卷

天分忽沉醉鶉首賜西秦諸公靡公其漫之將以顺天或可存嗟
我耿三誰具陈側足焦原声啻吞而復思以醉自殉有鶉窺我

室有孤墳我門有虎奪我寢者鳩居我茵冬非我冬春非我
春不醉何以奠我魂三光已失曜剛有汪星也棟人寸土已失
枝剛有汪泉家僕氏清星濁賢漫勿論駟而細之樵花洞也別
一群祇愁遲心易促力亦易分於不及暮夜不及晨九曲之腸
已轉淪何以道此炎火焚嗟我之醉亦易醒胡如天醉一往長

各得山中

眾人皆濁我獨清中人皆醉我獨醒斯言只常身諸公慎勿
隨波逐流乘箕古正氣在天為日星是之語清是為醒那

得奪：視息嗟窮堪可憐搖：我心旌危反漸難也橋木漸
難生蒼黃素業無定衡不見蒙面表心者自云我清云我醒
涼亦難以口舌爭我今不醉清我亦不醉醒我日暮而道遠
始逆施而例行

阮公一醉六十日謝却刁馬家兒婚一日偶不醉彼猖羊成勸
進文碎之持義大笑亦當碎不碎真妄人吁嗟乎今日復何日
中流一壑長足珍

我寧山中住正築請公喜來伴我飲空亦何以作之強讓劍又

何備之有誰能春則有蘭秋有菊胡也次且不前令我傷其
彼却彼却傷父身不如此山中樵夫牧子及不依此間空
洞三元

氣足和我歌能我友

新以非以日古於今不無
非以非以日古於今不無
非以非以日古於今不無
非以非以日古於今不無

顏和尚尚通博令周昌會字中素一字與符同和蘄州府左浙

子也天啓辛酉舉人少濶畧傲倪以志力自勝卅餘言出

不可作是時周氏簪纓拉賈而先生相：如寒素蘄州官業

法入費以教之族黨年以祔為伯兄昌考為侍郎累于貴論

先生淡以為耻不一區之儻居陋巷中累上公車不第無復官

情也諸兄弟強之知湖廣通博外蕭散自喜夏日常操枕席

卧庭事倦即軒睡也吏有白事者隨至決之未嘗稍留涕亦

莫被潤也冬日改絮見衣表卒不取民一錢王涪州石仲崇

為賦新吏待飲以不善事巨室投劾去家居食指甚繁仲兄
有以饋賂不受饑粥不繼惟此也國難後剪髮為僧陀署曰
方外盲吏周昌今莫知艾更名之意也曳馬藤杖行於道上為
白眼仰天而財鼓掌大笑時而漫罵以杖擊人前其小兒嬉戲
為諸不潔之事行道之人駭之是時伯兄尚在堂過之嘆曰弟
不可及也太自苦先生掉以勿能先生弟昌時國難後有為
節時二遇之先生為一笑而已其共食昌時每告以時事或
得意者則點頰飲之或泣未畢色受相對流淚或竟日扣

對危坐此外子孫莫敢有妄前者終日嗚呼而已又若干歲而
卒得年八十有八

三和尚之名囊中取書也囊中書雖不肯具傳燈之
列而猶其解齋石奇諸人扣討論故只換鋒橫出

免闖入蕙嶺中德林絕不肯作佛語笑而狂者同社
四人如師勇士國祚輩倡和至先生直以佯狂自晦斯其

尤難而尤奇者也

不了和尚前集金王冠此字刻公生以之季性忠孝慤直為遊京
 口已亥同里強尚書軍至杖策從之知巢軒者七日遂從去海高
 書死慟爰入山為僧師事天童智公釋名等月字卯年已而
 擲以衣鉢為菜粟夥住中旁先人旁列圖史猶不及藏
 經惟錄日訪求異書纂錄年恆晷入夜一燈熒如光射水際
 聞彈琴弄笛度一曲持嘉善諸魏極重之遊塘栖諸年而
 極重之詩書畫皆絕工士大夫無不與每為村中人取
 笑有詩入卷俗宗人笑者忘其身之凍餒修宗漢嚴族規合

葵累世旁及群從自題曰太古方樂寄以子于若之德清以
 朋友為性命物難于合合則終身不合晚年食肉人呼曰不
 了和尚答曰汝知先生以不了了之乎康熙癸巳八月歿于天童
 年八十送命英祖墓旁

刻公最愛系西郭之才待之極厚只卒也西郭取也
 集以去誓于極首收為同雕迄後在州牧未踐言而
 死其家次去其集取予以見此是奉

入才將入... 卷之... 刻公最愛... 集以去誓... 死其家次...

天有缺人補之落日浴月淹崦移返荒八極至方治元氣耗歟
延誰學岐黃此將淚垂

鈞將惟慢覘疎櫺三唱司晨大有情獨恨壯心猶未已豈知高
枕竟難成德德老子年狗看脫齒長年三後生南北東西皆可
淚短長歌接短長聲

續者舊卷古

李文學桐

楊尚寶德用

甬東訪括送家之二

個想... 訪括探送者四家尚寶為豐長火次日陸舍人疾曰

李文學桐曰陳太僕經輔

身慈先生李桐字封若學者稱為伺養先生先祿學德德之

子生三歲而孤事女嫡母甚孺人養生母王孺人皆至孝而于

遺母禮節更加隆及適母卒而所以事生母者亦如之其人服

其知禮讀書務通大義不屑之數行墨肆力于詩古文詞尤思
通當世之故海內忠孝節行謨之誰犯一時多非笑之而前輩
著文敏公元宰曾文忠公石倉暨徐興公林公長何元魯陳仲
醇諸名士深器重之甲申三月元之受先生于大臨以抗言
國恩不可不報法若義旅于江干以待按臣勤王之舉監國
唐公牧州是之未敢忘也先生乃日號兆當事馬前并誌奏
諸卿老道遠嘆怒且有於除之者尚書鄴仙馮公曰諸君即
自汲力苟不能救國仇奈何更殺義士乃邀先生至其邸

呵獲之牧州亦慮勞之以是得免南都春濁先生慨之不自志
遁入曰鶴莊時天涕泗作悲憤詩遂成沉疾逾年而有五月
十一日之受昕夕呼祝宗廟以法法疾遂篤會浙東兵起鈔忠
介登壇呼曰官急令伺者知之遣使以告先生病中霍然而
起稍之進食乃道長子文景從軍忠介既薨兵部主事自
江干立國伺者之病稍愈已而事漸不支伺者復申前請疾
隨馬六月初一日之受伺者日吾今定矣果以是月十九日卒
說者以為鈔死而後死年四十九忠介時有州哭之慟門人私

謚曰貞愍文祖災詔以弟文昱日汝知而父之政以死乎英畢
其與墨哀赴海上崎嶇軍事文昱亦授戶部主事辛亥
翁州失守扈王而出九月二十日兄弟同日覆舟溺于海中少
子文暹曰吾今不而妄出杜門養母其純孝一室先生家法
云嗚呼澹桑之際吾鄉屬稱節義之區何以而稱六狂生
五君子多有出自學校常布之中其存紳巨者出而因之者
鈔莊沈馮數人而已而既之其旁必殺而後喜可知者即
與先生為難之存紳也卒之六狂生輩竟為此如彭允豈彼

反得托于順天之義以存而劫運既危莫可逃也如先生實
甫六狂之先天實佑其要領而拘之也年未及敵脫故難
有奇節不能振于惡邪沈淪之下遂只毫社吉塵因物寂
滅予每為梓里前輩網羅散失六狂生輩之行寔漸以表
率而溯厥前導先生為首又况文和兄弟以志行孝文暹居
節事孰嗜先生之教也而舉錢文退山作傳聞之清季莫
有知者又其可痛也夫先生豈與楊尚寶南仲陳御史平若
陸舍人敬身論次同里前輩訂曰爾亦訂括又手輯先世詩

文曰衣位集女自著曰何菴集嗣後先生族子鄞嗣因括
遂為甬上耆舊詩因衣位遂為砌里文献錄則皆先河之
力也先生之子惟文是方子胤錫接于女姪安婦姑卒以無
子絕嗣女以居長孫敏自祖兄弟苑園二掃入道捨為梵
宇即法沼薛羅菴者也予每過而傷之

予求先生之集幾十年消息數危已付之一嘆矣最
後至括武先生家屏當故紙拾得火寒未函以索集
一卷蓋只一年之筆稿且非何菴集中論定之什也

世已不勝狂喜因為選次得若干首嗚呼先生搜
羅粉社之遺集而後人不能存女集以取之且并其
身發沒焉女能無慚泣乎此一卷者雖叢刊

亦所寶焉

先生之詩大與楊尚寶南仲相近此以往還亦最契
尚寶長于先生二十年而折節友之耶此卷中亦具
見憂世為世之音尤所惜者甲乙丙三年紀事之

長西字歲同敬身

蕭公孤館不卑塵守歲還欣共故人
汪侯未僕字足悲行逋未
了亦微貧不愁要路劇如鬼肯與多錢論
有神濁注滿沾
淹此夕春盤明日又添辛

曹瀛波春日招飲念予家次蕭公選侍歌
姬安重當庭

佳勝予是僕存恨人感而賦詩

花笑春由三月天倦遊幸策解
孤憐鳥根音家催名根實抑去
沾衣酌事牽出恨未常輸霍
玉清歌有妾屬錦鴛多忌氣

值兼霄上夜月虛標憶獨眠

保定張吏部一門殉節為沈亦玉作

甲申天禍起肘腋二方聲雷
血滿清小齋劫地鼓擊騰上
於霄

申絲竹降凶部執統神松
營潛杆表裡誰能偵痛
危圍門張

吏部文武甲第皆忠
精出粟散錢勵死守義
声憤怒集糾

力為箴輔抵狂氣身家
以戶漫何有神京恨
城已六日捍敵孤

城尚克語只望勤王
犄角乘雖陽一陣江
淮疾詎知內訌不可支

矢盡力窮狂怒嘻一家
惟死批以帝男女長幼
咸同聲嗚呼又

并送醜侯不生忠魂力魄天地驚千秋史牒垂聲榮豈足憐
有文牒垂聲榮英雄奏志功美本悲風駿日松空旌

致感先生甲申五月有和錢忠介公悲懷詩今不可得惟此詩

史牒垂聲榮國難泣筆也

甲申天際

甲申天際

甲申天際

甲申天際

楊尚實後用字而仲一字浮先學者稱為次莊先生吏部尚書

守世勇孫以系歷壬子舉人官至華教授遷古田外再遷知高

廣州改任乙酉七月以尚實卿及子七月卒神廟之末存仲稱

傳學醇行者莫如王濟州嗣爽其先生領兩人歎末以疏因

濟州為定齋先生之後先生為碧川先生之後其門嗣為家

學同濟州同學于戴山先生同學于漳浦其被得協同濟州宰

南之永順先生宰南之古田詠唱和者皆南尚書被始華其

取友極天下之名流同濟州誼杜詩詳其另題先生誼杜詩

核其子蹟其著書因至以高才坊困一榜又坊及至州牧不
得大用其遇同其長民坊有惠政以循吏稱其治術因又坊
卒于甲申之歲其悲憤同其汝州遺書尚藏諸家而先生
之汝則哀坊散佚矣予纂是編求先生汝卷集不稱望
集光溪集坊不可得最後得其玉田吟卷耳惟玉田志略

存其汝汝注杜工部詩曰水中塔則里中尚有藏之者先生在
右田能決冤獄高唐亦多其思坊者專祠坊志狀坊失其律
不可得聞矣先生為先宗伯公妻弟宗伯子非堂先生之詩

其源流雖不出于先生而當時舅甥唱和甚款予不能守輯
其遺文良可愧也孫文沆故坊別有傳

坊氏之詩自文懿公兄弟後再卷於伯學三卷于先
生一以才勝一以學勝甲乙而後痛哭流涕丘噫八哀
之作幾至千首而今美一存者少為太息王汝州集中

載其新稻詩曰曾孫穡事周京集不救西山兩餓夫
讀之可謂傷神先生為其汝州並稱王楊後與陸合
人敬身最契又稱楊陸今王陸二集自丙戌以汝之詩

其在而先生独不全信乎智井之藏者天幸乎
题魏谏夫遣诗后

诗人说魏野之子续微言挂缺就长啸却否几疑自拟游梁
仍首魄歌楚以消魂乘日芙蓉秀千秋雅道亨

山口道上

剧邑驰驱唐肃歌寒烟宿莽下平坡十年行踪海江远一夜
怀旧白发多驛外霏雾笼崖岸暮色前霜积家近蒹道旁
自知还逢懒不自于今礼法苛

石山道中即事

折腰却已惯逢迎老泪何缘暗自鸣密美夜行迷虎踪荒村
晓渡迟雞声檄传近塞塵狂晴人望厨山月正似若尔恂心原
早决豈烦卜市向君平

古田署中作

山情系壘倚嶮岼自叹迂疎也一宦海隔不知鱼味美山寒
那凭荔枝丹讼逢调雀三秋瘦吏索删诗午日繁近拟催
科书似得舒三翘首王恩宽

遊半仙岩

崖通天逾迴心出景不凡
羊系扶筇寂蘿宅上松杉
孤澗去泥滑千峯碧玉榜
夜溪明月影星宿引前岩

早先豈知山外山

後者舊卷十七

甬東詩括選家之一

陸舍人寶字敬身一字嘉美學者稱為中傑先生大奉懋節子

也少喜為詩唐儀部余太常沈尚爽諸公引為小友以太學

高等為誥勅舍人京洛詩人如葛袁甫汪遠民林氏之唱和
最多已足以邊事清猗自効論者杜之思宗優詔批卷已而

母老乞養楊高唐卿仲李封若用農半始夕討論甬東詩

括于建寧古先生家素封如女風流蕙藉德不以家事問

情已面而成之間輸餉助軍而不受友國亡遜入碧溪之上惟
悴行吟先生年過八袞詩迫前首到羊祭三万篇以有之詩
人卷集同社後作日吾不媿放翁之流矣但世人知先生者
物以為詩人之首即予與先生比屋而居初亦意其不過
爾及讀先生晚年詩國事君仇憐之不媿世臣之誼因
嗚呼嶺林正事久而未白先生與囊中為姻家志節如培
囊中之詩別有寄托而先生放筆不諱如雖徑南雕未嘗
經以示人宜乎和者之罕也先生初集曰霜鏡次集曰辟塵

三集曰悟矣予今訪錄多出悟香中者以女坊沙社之香也選
筆老友陳南皋見而嗚曰里社有貞臣吾鄙失之為感嘆
者弥日

竹垞淡泉堂搜索未備以舍人著名在蜀歷久而不見
收予治泉堂挂漏良有之若食人則卒于改步十年
以淡泉堂置之淡置此遠也竹垞于是乎以言

先生南軒藏書甚富足為范氏天一閣之重三十年來
散失殆盡可為浩嘆予又得沈宗整溪廣四明志書

始絕幸之幸也

鄉兵行

府貼點鄉兵民向如鷲一坊限兩人一城千石盡連官庇臧
獲良粟輸帛布獨有單下丁里魁取充募尺籍一刀官石
口冤誰訴惟同號令急朱魔立當取榜腹強荷戈十行九
顛仆促使換戎裝神開肉羊袴雖泛本州卒最苦博改戍
殘角吹曉霜新軍嘆孤泣况復招使車恐犯金貂怒南北
風并齊布人殺紀素穿弓矢一石走馬不十步斬馘日可

憂母先力難顧移語因伴兒乘机走脱免

東嘉行

海船墜降旗偏作東嘉卒狼子生野心何堪日摧粹三月無糧
正阻飢鼓骨吸髓循陋規朱書榜布營門外但走呼康白持
隨車心淘三廿一擲救死何訪待餘夕呼聲震天屋瓦飛瓦
張弓入使宅重門不閉使宅空金饌歎與土殊因長石赤身狗
窠出妻奴寄家屬使中亂汝登船去海上招其轉費偏禪口幸
今收位敢忘灼乱卒及草長百走東嘉返西湖矛戟依如餘

大夫上謁中臺下兩省張廷命曲同歎呼君不見統系域邊
 僥角起中丞信脰刀鋒底尔尔分旄旗海門颯烏羊奔計偷
 存銷萌定狎且美兒一兒一生難主論兒尚未蒙恤坐胡不致
 諸君主东顾軫边州能上爰書夕受鎖 時字夏礼王中丞死之
 相公来

相公来合军驚千戈执爨陈道郊迎相公下車命長揖口雖
 不言心内注伍符天鏡新有名雀入鷄羣從自及另竹上直何
 壯哉呵声万里迅如雷行者止立坐者起沙堤如撼大車平一頓

禍至樓叢棘不賜錮鏑猛主德皂帽駢騾出園門东海偏以
 聊假息秋高汎撤向泊船手挈行囊只半肩富貴如雲真
 大夢胡椒鏗乳在誰邊

石浦戰

檣船將軍駐石浦忽見海烽身起弄樅中名馬偕他營赤
 手橫行思搏虎昨忽斬獲十人餘一鼓更以殲之 渠搜山未半
 伏奔出短兵猝合侵肩與... 墮地與人散血染青袍以已斬
 城如狂濤怒大旗一竿不信偏將素乃知後帶經裘古者以今

人國莽好可為

襄陽文

北公寄鎖襄陽城左師血士非主兵城五力攻策好下遠種北公

西去馬可麾未劫七人未封印苑然相死何同增領俸食乍鈴

鈴拆夜劫火內攻南函洞赤光燈空四十健完產忠甲日馬近郭

无一騎日午賊魁接傳外是虎坐令高死斬伯驕首作完獻

恫亦赤社歷芝外士册命至身不庇黑塵垣卷云辰人捧人而食

血沾身兩鎮軍卓徒扼腕飽揚西去以颯輪括金累詔俱勒

接方竭江南注德金馬易寒粟日不敷賊反收之為外府崇

柔兵善弄奇上人勝于千百師左帥鑄信北公况快流东下

惟以之不諱却京鑽鑰策必施曰兵部楊副昌為替師左良玉

加此行往在訂賊之首法敵志等

六月恒風水唇敵八月不雨禾成著寒晴壁上掛腰鐘斗米万錢

誰入手歲儉輸公巨奈何那堪分外急催科未書白榜當街

捐計及銀刀款目多一年預辦兩年額今年事較他年劇十

錢後詔括毛解六合沿門催轉赫但知茶物共囊克何論山枯与

海瘡青徒集豨狐憑城里魁買弄虎伍行一月三征難出口
水夏夢巧更名氏功勞止官劫色此筆飽飢備從橫府帖如
雷恨轉促呼天不存愁可掬負羸無志乞為收掃鬻他方
冤丐哭楊腹携資盡入官：猛切齒責未完至則累囚輕決棒
淋漓血肉滲泥乾歌天雨金石生穀師為生民救血肉

日食行

日將食忽已仄食而不食或有之天心厭亂此一何黑物何牙如
鏡背扣空泓有殘成悔初抗力戰兩扣孫漸出重昏不一留鼓：

坎之拜未畢收矣日光如絕漆以星忽烟鳥驚啼對面如呼
恐不失白晝收如長夜何天乎何不亟揮戈狂走直如鞭義和
救回一綫生陽坡：二回空虞淵喜一綫熒：三兮陰若洗群公
調燮女在我日食年之書國史君不見初冬食地傳辛巳

不說

我敢直說禍從口出我敢不說氣從胃塞兵見魁則逆見民
則唾官見民則碎見兵則慄傾諸倒蓮打民帑失筆教煥
急市民命畢不亡何待不亂無術

白兵上未大斥愁官兵上未比屋搜之者遂中羊一物掠人妻

女割人改

大雷峰下鱗次居出没不定如游鱼有兵殺良不殺賊為棟

燒灰布受塘

張師崇意餉甚急意不堪殺主者法怒繞水陸兵攻

之意氏力戰張敗走

群艘渡海軍軍敗已失伍氏愚惛虛聲認氣以為虎撲征此

火炮兒亦不敢碎海北稍候悍奮呼巷力詎山陡可揚灰羹

溪有伏弩但向角一鳴鎗炮乱如雨竿插滿田向遊魂怯戰鼓

幸而脚潛逃偏裨半膏斧點技止于斯尔何容跋扈

從賊四首

舉國鞋忘怨終終奈自怡戰老設咲在城破碎眠叶入肉封裏

鑰當免好賊麾何論孤史筆笈罵且甘之

亦已恬但後旦已見刀兵叩額布全命掀唇在點名向為僧侍

者心是園心生故國思此舊窮途且逆行

名魁新兩榜袂亞古三公急傳連雞苦徒行跛盤同輸肯豐已
副初進詣偏土徑寔誰先得除書去極中

國難揚湯急刑書鉄鑄成二心悚可醜六等訊私強事靈堆搖
尾君亡忍大聲皇存三尺在清議集廷評

兵玉

是收法分圃何兵不羊麾盈博亦若沸聚族計如之市閭三人
帛材藏一足夔越山青可把無地着茅茨

續考舊卷十八

漢波唱和諸子之二

太白山人張庚星

雪鴻山人管 檟

屠運使漢波晚年與沈尚寔玄扈輩唱和只同社多

卒于改步以前間有卒于改步以後者亦多見景堂

前集今續稱者若伸則楊陸二先生常布則法管

二山人法管遺文不傳漢波五世孫

此一卷錄之以見咸淳人物之

太白山人張庚星字長子諸生生于嘉靖

得年九十有六與房運使漢波儀部赤水

相唱和晚年陳恭潔公極敬之題以小影云南南著書五

千言微陽吟詩八百首生平嗜書兼嗜酒書不停披杯常

在手出則傳名之梅羹香則商山之橘叟推重云矣山人與

薛丈千仞同歲卒千仞少山人年景當錄千仞于古集而

遺山人予得共鈔集于房氏善九十以後之作手書朗潔

筆老人態

陳賓日分俸烟贈

當年踪跡步於南此于今多於鴻萬里參叢真御史九齡

雀裝一衰翁清操存為軫車垂存保還梅甕牖窮如老

饕輕換酒哭書滌視課兒童

追懷漢波先生因題小影

潤頰方頤有道家是誰抄筆寫懸翁老言集為詩文集寄家

神傳阿堵工學飽酉陽玉案紫魂洞曉幸紫霄宮不知赤水

丹山燒又住蓬萊第几峰

九十封香尚未與，歎毛種、寫心長。子房提劍，吳漢果、騎
駝不事唐。白水底雲，定何日、青山薇蕨。是岳、振英雄、回首神
仙侶。自古真人多姓張。

時事

碎破名都，不忍問、祖功宗位。汚流氛一，成高自思。光夏多士，何
堂竟負。殷南渡，又多志、美識中原恨。少岳家軍，七行遺老
空垂淚。拭目遙瞻鐘阜雲。

雪鴻山人管樞字元祿，諸生在嘉慶天啓間，有著名。管氏由

西鼻，逸菊湖，說詩自光祿。大劫物，至山人而大甬上社集云。

不預者，計其學，概不下注。伯樞等而不登，自尋果堂詩集，遂

致脫。及予求其詩，列寥寥二矣。後見閩齋咏于屠氏，蓋屠

運使漢波，誘閩齋三種曰：雅齋、韻齋、出齋。山人按目，廢和

而以己意，廣之。同時沈太常、秦蒲、岸六和之輩，什出以山

人為最。予雅不喜香奩詩，因學法君字，永強予破格以備

詩格。且存其人，因錄次之。功乃得此悲遼，亦詩則又恍然歸

學士之志節固不當以倚語貶價也

周巖詠

畫新樣眉

十樣圖休傲去群
元毫螺黛述娥伎
一灣新月涵秋水
兩點春山眉存雲
鏡裡添長掩映
素荷除眉六芳芬
轉情京此倚眉筆
屈使如椽媚細君

挹荷風乘涼

葉之荷翻朵之花
香風陣撲搖牙
雕欄珠捲迴廓
泊水

翠烟開小榻紗
並蒂情傳襟款
接六郎流約肩
停遮南薰
偏不消心
禁偷眼
文禽睡暖沙

床頭籠熨綉

漫撫呵語
青宵促綵金
情伴懶嬌入幕
未定風脚掃收籠
不受州心
拖夢甘獅
莫驚河吼
旦晴雞
衣以海滋
轉恐年爭
嬌弄性
性成年
閑熨
聲蕭

香篝熏被

一取溫柔
愛自鍾
晚牙凝
甜綉衾
垂籠成
解管春
回未香

仙聖雲林瑞峰金鴨含情牽翡翠
夕鴛鴦燕彩動芙蓉鄂
君錦瑟舟中夜暖玉生烟少似儂

姊妹安分枕

水漲勝清當守宮遊蜂英漫採芳叢
瓜期只作題初破桃
酒何空故中通月滿平餘在取信丹
還宿火試苗中豈知紅
雨飄殘海未艾花甘子結空

悲遼東和周少宰實沙先生韵

用實所先生懷詩洵成憂國也不佞和之
名曰杞吟

雖不佞君子之告哀亦無失喪生之嘆息乎
此讀少

宰詩中令忠義滿懷而予之佞言字
且使英雄奮

臂嗚呼由田逸老尚存食肉之謀
宰士士臣字乎

飲白之恨以愧棄矯有志振筆
去祗倚天之劍空怒

清河之舟英哉徒使淚吟
羊澤仰雷痛哭而蓬豈

長吁而云共快而已

皇國為二孽重國誰道烽烟
晴首山半壁傾頽憂齒類
為家蹂

彌切痛懷妖氛橫掩星
河氣枯淚暹僖戰血斑
為浮行也

充國急杖笞登廣重還

平懷遠封是也非人民今又嘆丁威四外漢部功何在平濟隋

軍罪者均溯溪七空銷成籍沙場袍減息宮北何如唐宋開

边物陷陣爭傳白戰衣

雲曉愁能淚眼迥宵占雲霧暗天河裏中盡苦征徭急兵

外猶傳火浸多雪壁銀蟾杼劍氣夙簾鏡馬擬橈迥天鷲

石破悲秋雨山鬼窺人嘯女蘿



